



FLÂNEUR U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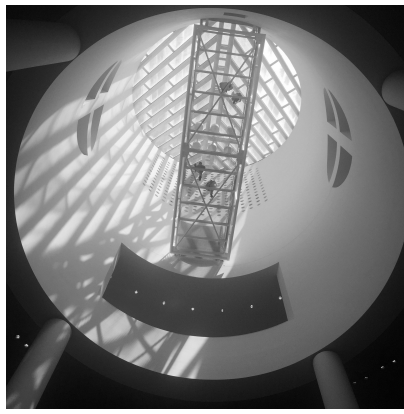
7/13/18-8/13/18

一場漫遊。一場漫遊像是在一個複雜陌生的空間裡，試圖走出一條熟悉的路，而在這一路上，有意外的相會，有來自過去的連結，有與自己挑戰的掙扎，期待一切再一路上撒下的點，未來將連起線來。



錢別派對。

六年前我只是個來自亞洲的交換學生，六年後我在太平洋的另一端有了個家。本來申請前往墨西哥，部分原因正是因為他們，雖然很不幸最後我無法前往墨西哥，但感到幸運能夠再次回家。



舊金山 MOMA。

藝術的殿堂之一，從國中開始學習美術到大學，至今 22 歲終於有機會參觀夢想清單之一的美術館，心裡有種難以說出的滿足感，但事後想想，也許也是在進北藝後，才更能體會其中的可貴。



一個人的敬佩。

曾經迷惘於酒精跟古柯鹼，透過時間的累積，戒了酒精遠離了藥物，轉換成一週上健身房五天的素食者，一路以來都在與自己對抗。一開始就選擇對的人，與選擇錯但最終選擇對的人，我想後者更讓人敬佩。



刻板印象去人性化。還記得在去年的冬天，一位身為同性戀黑人，來自貧窮家庭，由爺爺奶奶養大的朋友，在半夜的時候打了電話來，清楚地記得他問我：「你曾經有因為你的膚色，走進商店時被人跟蹤，就因為怕你偷東西嗎？」，聽著他訴說著對生活的絕望與無奈，不禁替他感到憤怒，一個人的人生需要背負著這麼多的標籤，是多麼的難熬。



相隔三十五年的大學樂團相聚。一群人曾一起抱著音樂夢，環遊了世界一整圈到處表演，在巡迴演出後，有些人結了婚，找了份辦公室的工作，有些人投資房地產，有些人持續在樂團裡表演；看著他們聽著自己當年的音樂，問著身旁的摯友：「還記得那時.....我們.....」，一生難忘的時光。



一顆爆開安全氣囊的故事。

這是發生駕駛在高速公路塞車時，一台後方過勞的駕駛造成連環車禍的結果，而這位過勞的駕駛在下車後的第一件事，不是檢查有沒有人受傷，也不是看車禍是不是很嚴重；轉用駕駛的話：「He first hit my car, then hitting on me.」

一張獎狀。在最初申請計畫時，希望能前往墨西哥漫遊，但在簽證的手續上遇上了非常多的困難，在執行漫遊的日子前兩個月，每天日夜地想盡辦法試圖得到簽證，簽證、打電話到各個辦事處，最後甚至到美國墨西哥協會，雖然結果依然無法去成最初提案的國家，但我想一路以來的不放棄，正是在這場漫遊中，學到最重要的一課。

“Some people say they look like clouds, or that they look blank. But that’s because they’re looking at them as if they were pictures of something. So, of course they’re going to see nothing, or they’re going to see something that is white.”----Robert Ryman

這是一張來自一位十歲小女孩的房間藍圖。經過四次搬家，在今年年初爸媽買下了這棟房子，終於開始能有屬於自己的空間。雖然只是一個簡單的瞬間，但讓我想起自己童年時，也有過相似的情境。最平凡的片刻總是留存在心底的深處。

一棟面對西雅圖美術館的荒廢脫衣舞廳。牆上披這一件茅草的女郎，又想著穿越紅綠燈前畫框裡的女人，同樣的裸體，同一條街上，卻呈現兩種極端的呈現。“ 赤裸顯露自身。裸體用於展示。裸體的詛咒是永遠無法赤裸。裸體是一種衣著的形式。” - 約翰·伯格。

